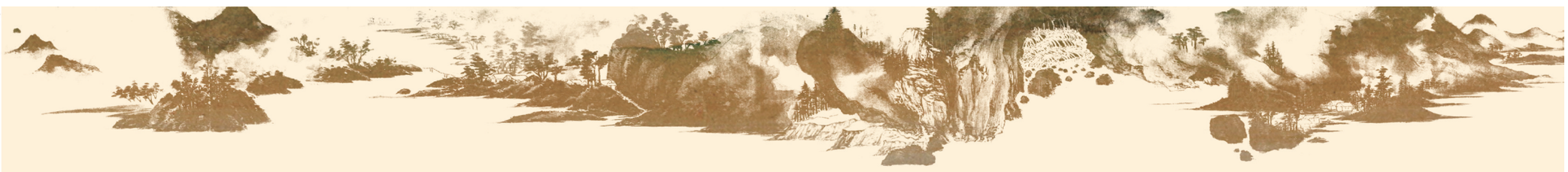
辽宁日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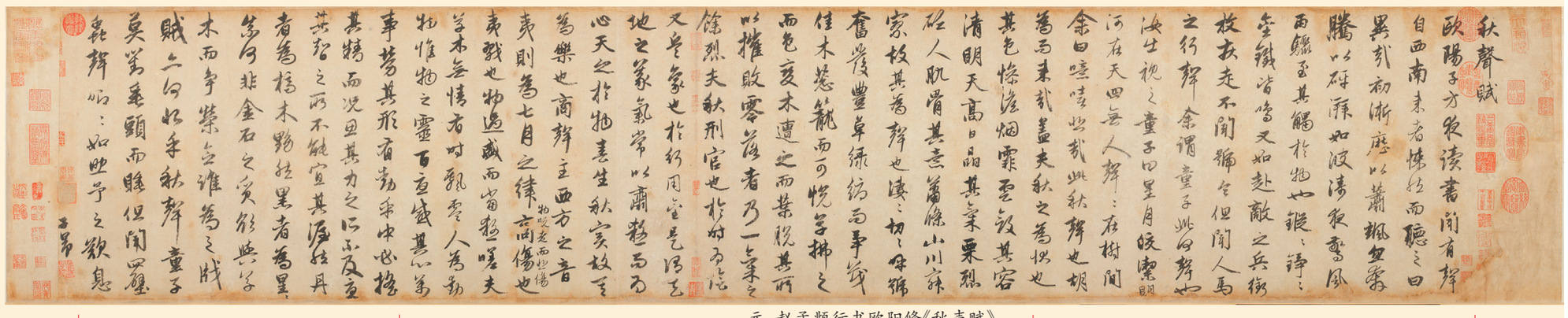
唐宋八大家 鉴赏 JIAN SHANG

06

2021年2月1日 星期一

责任编辑 周仲全 视觉设计 隋文锋 检校 孙广 赵琢





元 赵孟頫行书欧阳修《秋声赋》

手记

笔法与学养缺一不可

本报记者 凌 鹤

书法史上留下这样的记载，是关于董其昌对赵孟頫书法评价的故事。

董其昌是明代书画大家，松江华亭人（今上海市）。他的人生轨迹堪称非凡，出身贫寒的董其昌年少便是学霸，17岁即中举，传为美谈。但因其卷面书法略逊一筹，屈居第二。董其昌遂发奋学书，艺术潜能得到充分发挥，成果惊人。青年得志，也令董其昌恃才而傲骄，曾口出狂言：“宋以后的书法全不值一提。”他非常不满于当时被赵体（指赵孟頫）笼罩的明代书法状况，著文：“与赵文敏（赵孟頫）较，各有短长。行间茂密，千字一同，吾不如赵。若临仿历代，赵得其十一，吾得其十七，又赵书因熟得俗态，吾书因生得秀色。赵书无弗作意，吾书往往率意。当吾作意，赵书亦输一筹。第作意者少耳。”意思是说，在临帖方面，十分为满分的话他能得七分，而赵孟頫只能得一分。赵孟頫的字太过平整，不险绝。

董其昌崇尚晋唐“二王（王羲之、王献之）”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杨凝式的书法，并且同赵孟頫进行比较，认为“今人眼目，为吴兴（赵孟頫）所遮障”。批评之猛烈，贯穿了董其昌大半个艺术生涯。有了赵孟頫这个“敌人”的存在，董其昌不断深研书法，以期超越，改变世人对赵孟頫的崇拜。

事情大反转出现在董其昌晚年，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：“余年十八学晋人书，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（赵孟頫）。今老矣，始知吴兴（赵孟頫）书法之妙。每见寂寥短卷，终日爱玩。吴兴（赵孟頫）亦云‘俗子朝学执笔，夕已自夸’，今知晚矣。”这表明董其昌终于醒悟，赵孟頫这个“敌人”太过强大，无法超越。

赵孟頫强大之处是什么呢？是笔法的功夫扎实深厚，学习传统、继承传统、发扬传统而不遗余力，且学识丰富，涵养书法本体。书法的本质是线条的文化，笔法与学养缺一不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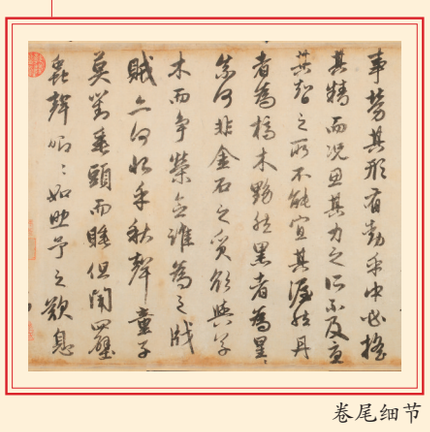
书法作为汉字文化特有的艺术形式，集技能、知识、智慧于一身，是无声的诗篇、线条的舞蹈。其律动内蕴着文学与哲学之美。人们总希望找到一种度量书法艺术的尺子，可以简单判断其艺术价值，而事实上，不存在这样的尺度。一个时代的书法鉴赏标准，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类历史的标准。魏晋时期，认为王献之的书法媚趣超越王羲之。“媚”在当时，是对美的赞誉。到了唐太宗时期，以书法具有骨力之美为标准。“献之虽有父风，殊非新巧。观其字势疏瘦，如隆冬之枯树；览其笔踪拘束，若严家之饿隶。”王献之书法媚趣过其父，骨力稍有不如，成为唐太宗不欣赏王献之的主因。但帝王的一言九鼎也不能掩盖艺术的光芒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王献之的书法地位始终与其父并存，成为中国书法的源流。

这一切都说明书法艺术的审美因时代而改变，但其根本的艺术规律有章可循。随着技法的渐进，阅历的增长，思考的高度和深度不断增强，对书法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。笔法与学养是书法艺术富有生命力的双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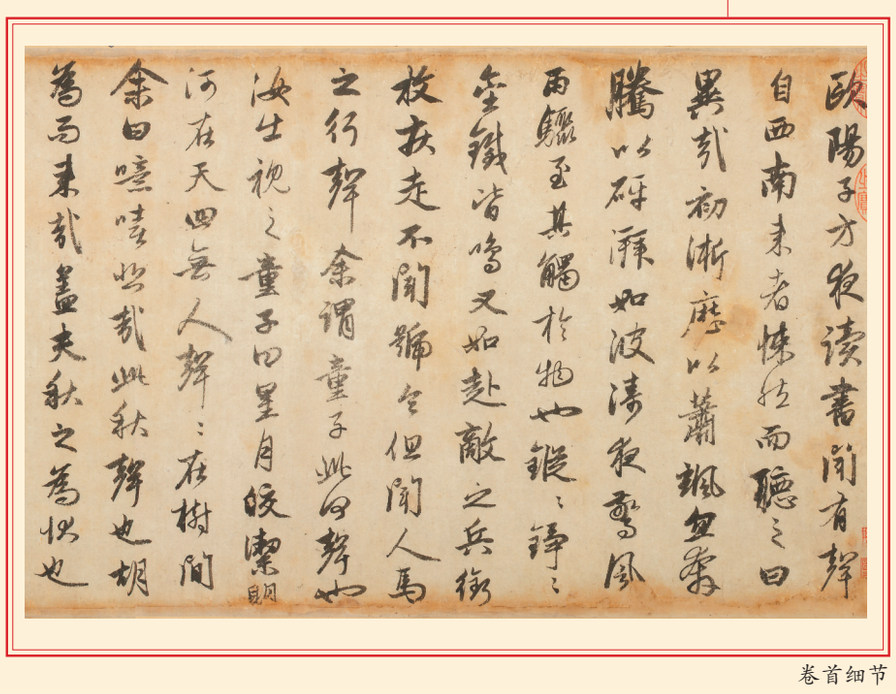
赵孟頫与欧阳修进行跨时空对话

解读元代书法名品《秋声赋》——

本报记者 凌 鹤



卷尾细节



卷首细节

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书写的宋代文豪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，堪称重磅展品，文学性与艺术性双高，对当今具有多层面的启迪。学者、书法家、“五个一工程”图书奖获得者张振忠，《艺术品》期刊副总编、中国美术学院博士、书法家唐昆，从各自的视角对此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解读，为读者带来多种养分。

元 赵孟頫《竹林七贤图卷》局部

提示 TI SHI

术价值的佳作。

度对经典作品进行解读。本期的鉴赏作品为赵孟頫书欧阳修《秋声赋》，这是一幅极具文学与艺物，以书画为主要载体阐述文学概念，体现家国情怀。本报邀请专家从创作背景和艺术特色等角地域、不同观众的需求。展览内蕴的文化深意持续引发关注和研究。展览展出一百多件（组）文

『山高水长——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』不仅有线下实体展，也有丰富的线上展，以满足不同

借辞赋巧书心

张振忠说，在辽宁省博物馆“山高水长——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”上，看到赵孟頫书写的欧阳修《秋声赋》，我们的眼光是钦羡的。这是历史上两位顶级大师的跨时空对话，是文化传承中两种艺术形式的交映生辉、相得益彰，更是今人对古人追慕与崇敬之心的历史写照。

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盟主，上接韩愈，下启曾巩、王安石和苏氏父子，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中承上启下的人物，《秋声赋》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赋体散文之一。在经历了文人入仕的政治追求和挫折后，看淡世事与寻求寄托，是写作该赋的人生背景。那年，欧阳修53岁。如历史上无数知识分子一样，他立功不成，转而立言。天命之年对政治人生开始放空，开启新的人生阶段。与此相对照的是，他此时的心境与期许，是人生的秋天。

赵孟頫作为书法家，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位置是显赫而不可撼动的。他不但是后人众口流传的四大楷书巨匠“颜、柳、欧、赵”之一，而且，篆、隶、章草、今草、行书兼擅，是全才书法家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唐、宋崇尚法度和意趣之后，来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回头看：以晋为宗，取法“二王”，追求韵致。明朝之后的书法家，一方面是对赵孟頫的学习和承效，一方面是某些书法家站在某个角度对赵孟頫书法艺术“软媚”的贬抑，但是，不论后人的评价有多少分歧、怎样因人论书，赵孟頫的书法艺术成就和历史影响都是无法磨灭的。

赵孟頫书《秋声赋》是其行书中最见功力和心性的作品，对比可见，一是变流丽华美为厚重沉涩，一改用墨饱满的恭谨状态，枯涩与圆润交映；二是变结体为随势生态，行笔酣畅，笔断意贯，多处两字连绵，因势构形；三是变“以字为营”为通篇整构，视野从注重每一个字的结构形态、倡导圆浑到因自然畅快而整体篇章错落变化，奇正相倚，趣味横生；四是变书写的拘谨心态为一气呵成，潇洒飞动，抑扬顿挫，毫无顾念。功力来自他的天赋和勤奋，心性也在此篇中有了别于其他作品的率真流露。

宋朝之后，书家书写前人诗文的情形渐渐多起来。黄庭坚写《史记》之文，赵孟頫书晋宋之赋，文徵明录唐人诗文，不一而足。书法的艺术品格已经开始超越其实用性价值。与此同时，却很少有人从书家选用文辞、书写风貌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，如赵孟頫写《归去来兮辞》，写《洛神赋》，写苏轼赤壁之文，写《秋声赋》，是价值取向和心性的自然反映。对于赵孟頫而言，当书写到“人为动物，惟物之灵；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；有动于中，必摇其精。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，忧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，黟然黑者为星星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质，欲与草木而争荣？”这一段时，他想到过自己吗？联想过自己作为赵宋皇家嫡传子孙的现实境遇吗？泛起过虽然官居一品而世情非昨的心底波澜吗？思考过历史看点下为新朝御用的荣辱与现实选择吗？而在书写之时，他是否会随着笔墨的挥洒跌宕跌入欧阳修的悲凉无奈心境？我们可以猜想，是什么使赵孟頫笔下的这一篇文赋变得笔墨慷慨激昂、放松率意起来，从而向赵孟頫不为人知的心灵深处看去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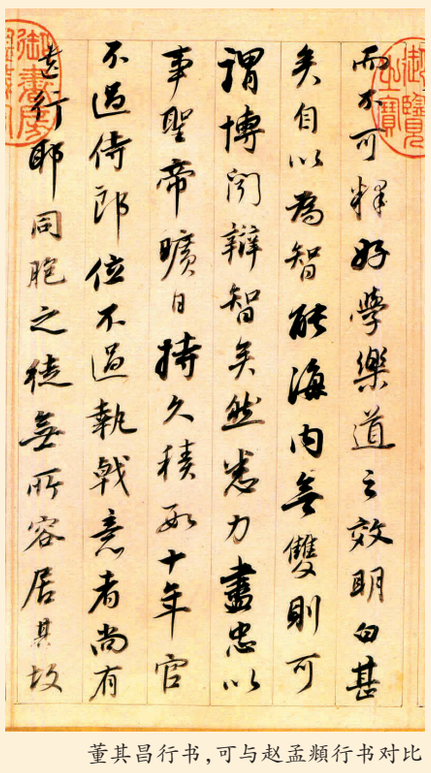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这是两位艺术大家的一次跨时空对话。

文与墨交映生辉

唐昆谈道，赵孟頫书欧阳修《秋声赋》卷是其传世书法长卷中的一件重要作品，书心纵34.8厘米，横182.2厘米，纸本，以淡黄云凤纹绫为隔水，黄花地锦本为包首，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全卷总40行，400余字，是难得的习书范本。

此卷书写的内容为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所作《秋声赋》全文。《秋声赋》在当时虽没有广为流传，却为后人所共知。清代李调元在《赋话》中将此赋与苏轼《前赤壁赋》同比，并称为“宋赋之最擅名者”。《秋声赋》写于欧阳修任职开封府尹之际，自支持范仲淹“庆历新政”之后的欧阳修接连在地方与京官之间交错任职，加上“鬓须皓然，两目昏暗”的天命之体，《秋声赋》不仅表达了自己对生命从生到死的淡然，也是欧阳修一段人生经历的总结。作为宋赋的代表作，文中所运用的南朝骈赋、唐代律赋的手法和作者所表现的生命情怀，都是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作品。

卷中最早可见明代吴午峰“云麒吴子弄笔山房清玩”“苕南吴氏午峰鉴赏”朱文长方二印与“吴氏”白文半印，后有文徵明、文彭、文嘉等“文氏家族”和项氏兄弟鉴藏印以及清代乾隆、嘉庆、宣统内府鉴藏印，从中可知此卷从明代开始即被有序递藏，直至清帝溥仪逊位，入藏东北博物馆（今辽宁省博物馆）。



董其昌行书，可与赵孟頫行书对比

赵孟頫，字子昂，吴兴人。在他23岁时，元军进入临安，南宋亡，后元世祖见之，称为“神仙中人”。赵孟頫效力元室“荣际五朝”为官三十载，官至荣禄大夫并推恩三代。但终究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对政治的厌倦，请假还乡，于故乡吴兴“观书作字，谈笑如常”中故去，享年69岁，谥号文敏。

赵孟頫是一位在多方面有成就的艺术大师，善诗文，精于书、画、印及鉴藏，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作为主张书宗“二王”，崇尚“复古”的赵孟頫而言，《秋声赋》是赵氏成熟时期的一件代表作品，通篇行书书写，用笔精妙，行笔婉转流畅，点画饱满圆润，行间茂密、气韵相通，给人一种憨态可爱之感，让我们不得不叹服赵孟頫娴熟的书写技巧。赵孟頫曾言可以“日书万字”，从此件作品中可见一斑。

后世董其昌多评赵孟頫字“俗”“媚”而无“骨”，用这种“生熟观”来评判赵书是很片面的。赵孟頫的书法对于“二王”笔法的传承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，其《兰亭十三跋》中写道：“书法以用笔为上，而结字亦需用工。盖结字因时相传，用笔千古不易”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“用笔”和“结体”是赵书当中的核心所在。观《秋声赋》中与《兰亭序》重合之“天”“为”“清”等字，无论从笔法还是结体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足见赵孟頫对“二王”的用功之深。至于后世以讹传讹，特别是清朝帝王的推崇导致后世馆阁体俗字书风的形成，已于赵书本貌毫无关联。

对于《秋声赋》的创作年代，因无年款可考，研究者认为应是赵孟頫晚年代表作，赏读这件作品对于了解和学习赵孟頫书风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。

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